

SHANG HAI GU SHI
S
H
A
N
G
H

1985. 合订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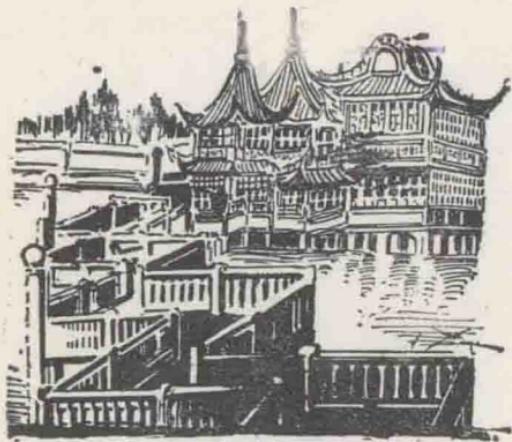


上海故事



上海故事

1985 年 / 合订本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总 目 录

中篇故事

槟城噩梦人归来(传奇).....	钱昌萍	陆关兴	(2.1)
深夜投案者(侦破).....	肖 坚	村 敦	(3.2)
大闹松鹤楼(武林).....	朱庆涛(执笔)	吴谷辰	(4.46)
爆炸的罐头(惊险).....		徐 珑	(4.2)
剑侠血泪(武林).....		杨永青	(5.2)
烈士与罪犯(传奇).....		陶文进	(6.10)
古堡情仇(外国电影故事).....		祖文忠	(6.50)

短篇新故事

飞来的人民币.....	王志荣	夏友梅	(1.12)
卖牛钓媳.....		吴桑梓	(1.16)
老牛招待所.....		宋万雨	(1.21)
打赌记.....	任志豪	袁正平	(1.25)
半夜巧遇.....		丁建平	(1.30)
婚期风波.....		卫宝娟	(1.37)
书画传情.....		龚建国	(1.41)
黑弥陀之案.....	沈大钧	陈文彩	(1.59)
夜宴.....		朱正亚	(2.20)
金铃记.....		曹刚强	(2.26)
阿秀回娘家.....		夏友梅	(2.29)
审女婿.....		张长公	(2.31)
天缘巧合.....		肖朝晶	(2.36)
冒富大叔家的怪事.....		郭 健	(3.22)
奇怪的放蜂人.....		陈家裕	(3.28)
将错就错.....	徐国继	高 非	(3.33)

“广告”女婿	孙炳华	(3.39)
追药	彭本乐	(3.43)
“姜太公”觅对象	蔡贵生	(3.49)
三写绝情信	夏友梅	(4.21)
玩命的游戏	陈永绩	(4.26)
黄牌警告	陈本志	(4.30)
十万“姑娘”出嫁记	徐寿明	(4.32)
一袋饼干	虞 飞	(4.35)
菱花	曹石麟	(5.34)
刀下留人	张明荣	(5.41)
新恩仇记	张洁平	(5.48)
禽兽父亲	陈佐辉 赵坚声	(5.53)
无头存折	陶国年	(5.60)
一菜千元	谢辉群	(5.62)
三条蛇案	朱焯真	(6.2)
方丈夫和他的“圆老婆”	谢宗兰	(6.5)
“迪斯科”历险记	何哲身	(6.27)
羊毛衫里的秘密	龚建国	(6.33)
砸碎一只“英纳格”	支希钧 李溪溪	(6.38)
筒中缘	张正余 张根源	(6.44)

民间传说故事

陶大麻子豫园惩贪官	周世达	(1.50)
赵举人的扇子	黄国昌	(1.53)
曹雪芹青田觅得贾宝玉	李青葆	(1.47)
郑板桥结交老渔翁	徐敬高	(1.49)
苏东坡脸红了	杨柏明 何松林	(1.55)
欧阳修训狂士	于 涛	(1.56)
梅兰芳题画明志	徐 瑈	(2.42)
尼克松亲勘月亮山	童 捷	(2.43)
草鞋底	缪 政	(2.46)

面筋的来历	董祖兴	顾正良	(2.47)
紫竹林里无紫竹	才 华	志 涌	(2.48)
配生庚难煞小塾师	李曼馨		(2.49)
元宵前后挂天灯	春 草		(2.51)
孙悟空蓬莱盗“仙果”	于 铭		(3.58)
剑插蚊头	林春华		(3.60)
隐仙桥的来历	陈琴生		(3.61)
三弟何在?	王廷龄		(3.62)
霜雪妙联	王柏林		(3.21)
张县令巧计断耕牛	丁 寒		(4.39)
纪晓岚续诗	周俊元		(4.41)
冯玉祥趣事	彭长琳		(4.42)
虞洽卿和龙山大泥螺	滕占能		(4.44)
机智勇敢的小聂耳	张 盘		(4.44)
卢虎儿改邪归正传奇	华之镇		(5.20)
恶主遇劲手	钱 卫		(5.26)
父子奇冤	毕 慎		(5.27)
钱塘江的传说	胡 德		(5.47)
张翼鹏一鸣惊人	滕占能		(5.59)
东施探病	蔡贵生		(6.41)
回头望娘十八看	经元度		(6.43)
黑河村“小兵”还牛	周士林		(1.2)
李一氓和补鞋匠	臧继骅		(1.6)
陶勇机智服佐藤	徐 珣		(1.7)
一道清泉流进寨	夏正社		(1.10)
西湖柳浪长闻莺	莫 高		(2.55)
栗裕拜年	徐 珣		(2.57)
顾正红童年戏老财	于 涛	侍顺清	(2.61)
邓小平巧用葫芦兵	向人红		(3.55)

谜语故事

京剧唱词选	陈秀根	(1.57)
谁哭谁	李鸿庆	(2.45)
诚实的人	王春生编译	(2.64)
老王说的是什么?	袁卫东	(4.43)

开口笑

改革声中的小故事(二则)	童 捷	(1.58)
十五文也没人要	卜 鸣	(1.58)
外国幽默四则	韩玮元编译	(1.64)
寡妇的回答	钱丽明编译	(1.64)
吃名气等十二则	缪胜利	(2.44)
眼睛与鼻子的对话	陈乃祥	(2.52)
一定改	赵 瑶	(2.53)
请你多喝点水	刘晓祥	(2.53)
催眠	王连忠	(2.53)
公费医疗	肖 林	(2.53)
谁的威力最大	肖 林	(2.53)
女儿总比媳妇好	沈永明	(2.53)
一错再错	杨永青	(2.54)
戒烟	周振华	(2.54)
理由	周振华	(2.54)
看不得	黄宪高	(2.54)
活络厂长	常 坤	(3.27)
多此一举	黄汉军	(3.52)
肉比菜汤难消化	理巨博	(3.48)
借车	刘 薇	(3.63)
苏联笑话选译	严抚夷编译	(3.64)
叫卖的笑话	王双庆	(4.46)

什么是祖国	宋冬深编译	(4.62)
美国小幽默(三则)	沈月亮编译	(4.62)
你笑我不笑	曹言兰	(4.40)
留好底	张振华	(4.40)
提神	黄建忠	(4.25)
真正的原因	缪胜利	(5.25)
借题发挥	缪胜利	(5.25)
谢绝批评	缪胜利	(5.25)
新发现	黄柱才	(5.25)
学绝招	黄柱才	(5.25)
父子比聪明	武卫东	(5.40)
姓傅	海水滴	(5.40)
长胖了	吴士来	(5.40)
洗衣服和打扫	日 脍	(5.40)
“无理”要求	黄连忠	(5.46)
作风变了	易东峰	(5.46)
图象不稳定	颜 森 迂兴国编译	(5.46)
正在想	颜 森 迂兴国编译	(5.46)
勺子长眼睛	胡志萍	(5.46)
节约	颜国华	(5.52)
特长	周振华	(5.52)
对爷爷那样	李凤堂	(6.9)
吊嗓	董 建	(6.26)
答非所问	胡佳明	(6.32)
都不会啼	巫荣波	(6.32)
举例说明	黄柱才	(6.37)
婷婷和小鸡	健 健	(2.56)
猪八戒的耳朵	魏淑平	(2.60)
青蛙翻跟头	王 萍	(4.25)

上海故事

(双月刊)

一九八五年一期

发印出编

行刷版辑

各地文化馆(站)代销站
上海印刷十二厂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上海福州路101号)
上海故事编辑部

革命传统故事	2 黑河村“小兵”还牛.....周士林 6 李一氓和补鞋匠.....臧继骅 7 陶勇机智服佐藤.....徐珣 10 一道清泉流进寨.....夏正社
新故事	12 飞来的人民币.....王志荣 夏友梅 16 卖牛钓媳.....吴桑梓 21 老牛招待所.....宋万雨 25 打赌记.....任志豪 袁正平 30 半夜巧遇.....丁建平 37 婚期风波.....卫宝娟 41 书画传情.....龚建国 59 黑弥陀之案.....沈大钧 陈文彩
文人传说	47 曹雪芹青田觅得贾宝玉.....李青葆 49 郑板桥结交老渔翁.....徐敬高 55 苏东坡脸红了.....杨柏明 徐松林 56 欧阳修训狂士.....于涛
民间故事	50 陶大麻子豫园惩贪官.....周世达 53 赵举人的扇子.....黄国昌
谜语故事	57 京剧唱词谜.....陈秀根
开口笑	58 改革声中的小故事(二则).....童捷 58 十五文也没人要.....卜鸣 64 外国小幽默四则.....韩玮元编译 64 寡妇的回答(外国小幽默).....钱丽明编译
	46 来信摘登
	5 本刊重要启事



黑河村“小兵”还牛

周士林

一九四七年七、八月间，我刘邓大军挥戈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雄视武汉、直逼南京，象一把钢刀插进敌人胸膛。

大别山区有个商城县，商城县里有个黑河村。黑河村东头有一户人家，两间草房，座北向南。背靠青山，门对绿水，环境十分清幽。主人姓何，已经年过花甲。这天傍晚，何老汉刚吃过晚饭，忽听有人敲门。他赶紧起身把门一开，见是两个解放军。一个约莫四十来岁，端庄稳重，精神抖擞，英武过人。眉宇间的神情显得威而不猛，严而可亲。另一个约莫十七、八岁，虽然嫩相，却也浑身透着机灵劲。两人都是脚蹬草鞋，土布军装。何老汉正在打量，那个中年解放军已经抢先一步，握住何老汉的手说：“老乡，打扰你了。因天色已晚，想借个宿。”何老汉赶忙说：“行啊！行啊！天下有谁顶着屋子赶路的？”边说边把他们让进屋。何老汉问：“请问同志尊姓大名？”那个中年解放军笑着说：“什么大名小名，你只管喊我‘小平同志’得了。”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邓小平政委。偏偏那何老汉年老耳聋，再加上口音不同，把“小平”听成了“小兵”，就说：“好好。你这位解放军同志真直爽，我老汉就喊你‘小兵同志’好了。”邓政委嘻嘻一笑说：“对，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小兵’。”何老汉接口说：“晓得晓得。我一见你们跑着来的，就晓得是小兵；长官都是骑马的。”说完他又笑眯眯地说：“小兵同志，我向你说个事儿。”邓政委一听连连说：“行啊！行啊！”不料何老汉说：“前天你们解放军拉走了我老汉的一条牛哩！”邓政委一听，不由得轻轻“啊”了一声，眉毛拧得紧紧的。何老汉见邓政委变了面色，倒有点慌啦。他结结巴巴地解释：“是这样，小兵同志。前天黑河村来了股土匪，我吓得匆匆忙忙躲进了山里。后来回家一看，牛不见了。村上人说，牛在解放军那里。我赶去想认，部队又开走了。小兵同志，牛可是我老汉的命根子。没有了牛，耕田耙地指望哪个



呀？你能不能找到你们长官，替我讲讲情，帮我查一查，把牛还给我？”邓政委安慰他说：“你老人家别急。我们部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何况是一条牛。我一定替你查清楚。”说完邓政委的面色变得十分严峻。他沉思了一会，忽地站起喊：“小张！”“有！”“你立刻去找陈旅长，黑河村战斗是他们打的。要他连夜把事情查清，明天一早来回报。”“是！”“等等，如果牛有了闪失，一定要查清责任，我要亲自处理。”“是！”小张“啪”一个立正，敬礼。转身就跑。这一切使一旁的何老汉看呆了。他不是个“小兵”吗？怎么说起话来象铜豌豆，字字叮当响，什么小兵？分明是个隐姓埋名的大长官哩，看来我老汉的这头牛呀，可有着落了。

且不说何老汉欢欢喜喜放心地去睡宽心觉。再说从黑河村到陈旅长部队驻地九峰山约有三十里光景。警卫员小张接了任务，马上出发。他知道邓政委治军极严，特别是对违犯群众纪律的事非要追根究底不可。所以小张不管山路崎岖，黑灯瞎火，深一脚，浅一脚，甩开手臂，大步流星地直奔九峰山。约莫初更光景，他已赶到目的地。他一见到陈旅长，就风风火火地说：“报告旅长！有人告你状了。”陈旅长一愣，说：“什么事？谁告下我了？”小张一开口，仿佛油锅里爆芝麻，劈哩啪啦一阵炸，一口气把事情讲了出来。陈旅长一听也紧张了。他说：“三营确实搞到一条牛。是在战场上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既然这样，我们马上去三营。”三营营长姓周。他一见小张和陈旅长，就指着小张的鼻子大笑说：“我说你这小鬼呀，真是大象的鼻子——长着哇！隔着九峰山就闻到我这儿牛肉香，连夜跑来捞油水啦。”小张一听，吓得脸都变了色，脚一跺说：“你把牛宰啦？”周营长说：“牛是事务长处理的，现在兴许还没宰。”陈旅长急忙问：“事务长在哪儿？”“伙食房。”陈旅长和小张二话没说，拔腿就跑。弄得周营长活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回事？他也来不及多想，撩开长腿跟了过去。来到伙房，事务长正来到门外，陈旅长劈头就问：“牛宰了没有？”“没有。”“在哪儿？”“拉走了。”“拉哪儿去啦？”“送到邓政委那儿去了。”小张和陈旅长一听好不奇怪，异口同声地问：“你怎么已经知道了？”一句话反倒弄得事务长莫名其妙了。这时周营长也已赶到。事务长说：“周营长让我处理这条牛。我原来打算：自进入大别山以来，战士们行军打仗太辛苦了。正好把牛宰了让大伙儿美美地吃一顿。后来炊



事班同志们说，邓政委看到部队病号多，硬是把自己的马给医院用，他自己却和战士们一起徒步行军，晚上我们睡了，他却还要工作，眼看政委比先前瘦多了，大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因此决定把牛送给邓政委去，多条牛驮驮被包也好，所以我已让小李连夜把牛送去，正打算向营长报告哩！”小张说：“我



怎么没遇到？”周营长一听，乐得直拍大腿说：“处理得好！处理得好！”他又对小张说：“对不起，你这馋鬼算是当了个跨海征东的薛仁贵——白袍（跑）了！”小张就把老乡“告状”的事儿说了说。事务长一听，拍着脑瓜大叫道：“好险！”周营长说：“这才叫无巧不成书哩。”陈旅长对小张说：“时间不早了。我和你马上动身，一块去见邓政委。”说着便同小张又摸黑上了路。

再说黑河村那边，天刚放亮。“哞——”一声熟悉的叫声唤醒了何老汉。他惊讶得一骨碌跳下了床，果然，一开门就看见了自己的牛。他欢喜得冲过去就接小李手中的牛绳。小李说：“哎！你这老乡怎么啦？”何老汉说：“这位小同志倒会开玩笑。”说完又去牵牛。小李急了，说：“这牛是我们部队缴获的战利品，特地给小平同志送来的。你想干什么？”“哪来的牛啊？”小李一看正是邓政委来了。邓政委严肃地说：“不许你用这种态度和老乡说话！”小李委屈地说：“事务长要我把牛送给你驮被包，这老乡无缘无故要夺我的牛嘛。”邓政委一听，心里一盘算，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刚要说话，小张和陈旅长恰好双双赶到。陈旅长一见邓政委，忙立正行了礼，不料邓政委礼也不回，却严肃地说：“委屈一下且慢‘稍息’，我要请你把部队的群众纪律扎实整顿一下，就这句话，请稍息。”等陈旅长又开了脚，邓政委微笑着上前握住他的手说：“老陈啊，你真糊涂，你怎么不想一想：敌入部队里怎么会有牛？还不是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不想方设法去送还老百姓，却来送给我？真荒唐！凡事一定要动动脑筋。一切都要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新区工作尤其要注意这一点。”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说：“要记住啊，同志们！你们的一举一动都象是一面镜子。群众就是透过你们

来认识我们党、我们军队的。你们要时时处处注意自己的行动。小李，把牛还给老乡。”“是！”小李答应一声，却又调皮地对何老汉说：“你说牛是你的，你叫它一声，它会答应吗？”何老汉果真笑嘻嘻地叫了声：“黑头牯子，过来！”那牛摆了摆头，象答应主人的叫唤一样，“哞——”一声长叫，迈着四方步，挨到何老汉身边，摆着头，甩着尾巴，对离别了几天的老主人亲热极了。邓政委一见，朗声大笑起来。

邓政委喊道：“小张！”“有。”“我和陈旅长先走。你留下把老乡屋子打扫干净，随后赶到。”“是。”邓政委又补了句：“别忘了临走给老乡把水缸挑满。”“是！”小张又脆生生地应了一声。邓政委转身握住何老汉的手说：“我们算是老朋友了。一回生二回熟嘛。等全国解放了我再来看望你老人家。”何老汉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

等邓政委他们走远了，何老汉才问小张：“同志，刚才那准是个大干部吧？”小张笑着瞪了何老汉一眼说：“他不是‘小兵’，是‘小平同志’、我们的邓政委！”何老汉一听，恍然大悟地说：“莫不是一只歌子里唱的‘捉摸不定刘伯承，神机妙算邓小平’的那个邓小平、邓政委吗？”小张说：“不是他是谁呢？”何老汉赶紧抬起头来，只见邓政委他们已到了对面半山腰，正健步向山上走去。

前面的人影已隐没了，何老汉还瞪着双眼吃力地向那边看着，看着看着，成串的眼泪滚了下来。

(题图、插图：杨德鸿)

本刊重要启事

一、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上海演唱》(故事)改名为《上海故事》，向全国公开发行。《上海故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立足上海，面向农村，熔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于一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雅俗共赏，老幼咸宜。

二、《上海故事》每期发中篇故事一篇，并有社会故事、侦破故事、传奇故事、武林故事、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等，欢迎通俗文学作家、业余故事作者踊跃投稿，欢迎广大读者积极订阅；欢迎各地文化馆(站)、发行站包销，个体书报亭摊经销。

三、《上海故事》三十二开本，定价0.25元。地址：上海福州路701号。

李一氓和补鞋匠

臧继骅 搜集整理

抗日战争期间，李一氓同志担任苏皖边区人民政府主席，常常出没在沭阳东周集、胡圩一带打游击。当时，官兵们都穿粗布、吃粗粮，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和敌、伪、顽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李一氓同志个人的生活更是十分俭朴，衣服脏了自己洗，破了自己补，从不要别人代劳。

有一次，李一氓同志唯一的一双旧皮靴子破了，大家对补皮靴是外行，怎么办呢？有个小警卫员有点心计，他打听到附近有个皮匠师傅，就“先斩后奏”地把他请来，为李主席补靴子。这个师傅名叫谢兆华，家住西周集桥南庄，早年曾在宿迁城的皮鞋店工作多年，做皮鞋、修靴子，都是他的拿手，平日的生活很忙，轻易是不肯出门的。这次，他听说要替共产党的李主席补靴子，就马上收拾好鞋匠担子，连夜赶到东周集。

李一氓同志听说鞋匠师傅为了修一双破靴子专程赶了几十里路而来，心里着实过意不去，一边口头批评了这位小警卫员，一边就亲自出来热情招待谢师傅，并且和他一起吃饭，一间屋睡觉。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李一氓同志还抽空看望谢师傅，和他聊天。李一氓同志问道：“谢师傅，您说天下哪一等人有用？哪一等人没用呢？”谢师傅心情激动，一时不知从何答起。李一氓同志笑笑说：“我们中国人有四万万五千万，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对敌，一定能得到胜利。在这样伟大的时代里，人人都有用处：能说会讲的用嘴头子，能写会算的用笔头子，我们大家都可以拿起枪头子去打败敌人的鬼头子。象您心灵手巧，为军民补鞋，就是凭您的手头子！”说得几个人都哈哈大笑。

谢师傅在李一氓同志身边住了三天，除了补好李主席的皮靴外，还为好多战士补了几十双。





陶勇智服佐藤

徐 珣 搜集整理

一九四二年冬天，新四军一师三旅在黄海上打了一个胜仗，俘虏了不少伪军，还生俘了日寇六十一师团的一个上等兵佐藤伊三。敌俘解到司令部，陶司令把审讯敌俘的工作交到敌工部老李，并指示一定要多做思想工作，争取他从根本上转变过来。

可是，这个佐藤伊三被俘后，一句话也不肯说，不是“哇哇”嚎叫，就是躺在床上痴呆呆的望着屋顶。

这天中午，陶勇忽然“登登登”地来到敌工部，一进门就大声叫道：“李正义同志！”

他见老李跨步走近，笑着问：“佐藤伊三的脑瓜子开窍了没有？”

老李一听，哭笑不得地说：“司令员，我为了做他的工作，说的话三间

屋子也堆不下，我真没办法了！”

“没办法？”陶勇浓浓的剑眉一皱，轻声问道：“他究竟有没有病？”

“鬼的病！军医早检查过了，一切正常。”老李冷冷地说。

谢兆华要求留下来长期为首长和战士们服务。李一氓同志笑着说：“我不象曹操，遇见名医华佗，就想留在自己身边。您是个有名的鞋匠，还是回去走街串巷，为广大老百姓多操劳吧。”说着，拿出十块银元送给谢师傅，算给他工钱。谢师傅怎么也不肯要，推让了很长时间，谢师傅只好收下六元大洋。

后来，东周集和西周集一带就传开了一首儿歌：

李一氓，好官长，
爱民如子好心肠，
招待鞋匠如上亲，
临走还送白大洋。

讲述人：钱昌友，66岁，农民，谢兆华的邻村好友。

(题图、插图：葛兆烈)

陶勇一听，两眼一瞪滚滚圆，一手叉腰，一手指着老李说：“你这个做政治工作的不会做思想工作还行？要人家心服口服，不象吃饭喝粥那样，三扒两咽就算完事的！”说完，就果断地命令道：“去找佐藤，就说我陶勇请他！不来，就把他抬来！”

霎时，佐藤竟然被几个战士用担架抬来了。他躺在上面就象断了脊梁骨的野猪，蜷曲成一团，眼睛紧紧闭着。

陶勇睨了他一眼，突然大声喝道：“我命令你，上等兵佐藤伊三起立！”

这声音好比晴空霹雳，惊得佐藤睁开了眼睛。他已经知道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威震苏中、赫赫有名的陶司令，是“大大的太君”，作为崇奉“武士道”的日本军人，听了这口令也不得不马上跳下担架垂手肃立，全身禁不住微微有点颤动。

陶勇用眼角望了一下佐藤，掏出手枪“嚓”一下子弹上了膛，接着下了第二道命令：“向后转，向前看！”

老李在一旁，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心想，司令员从来没动过这么大火气，难道今天真要把佐藤枪毙？而佐藤这时，却按照“武士道”的那一套，昂着头，挺着胸，准备一死“效忠天皇”了。

就在这时，陶司令举起手枪，“砰”地一声响，佐藤看到的却是行经门外

大河上那条大船上的船蓬“哗啦哗啦”往下直落。原来那一枪不偏不倚正打断了桅上的蓬绳，绳断蓬落了。这一手果然很有威力，把旁边的众人都惊呆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时，陶勇却坦然地随手将军帽往脑勺后推了推，插好手枪又下起第三道命令：“李干事，你现在就带佐藤到那条船上去，我即刻就来！”

老李在后面押着佐藤直往河边走。两个不同身份的异国人却都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没想到，他们一上船，系着白围裙的炊事班长袁大胡子却笑眯眯地迎上来说：“欢迎，欢迎，司令员特备了一桌饭菜，专门宴请佐藤先生。”

佐藤是个“中国通”，一般中国话他不需翻译都能听懂，听了这没头没脑的话，更糊涂了，连老李也愣愣的





罪……”

陶勇听了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可对于你，我们早就另眼看待了。刚才我不是叫你站起来——向后转——向前看吗？”

佐藤见陶勇那真挚的眼神，诚恳的谈吐，不由眼睛里闪出了泪光，突然，他颤抖着手，从裤袋里摸出一把闪亮的匕首，双手捧着呈到陶勇面前，嘴里喃喃说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李干事见陶勇接过匕首，不禁舌头一伸，心想，他对佐藤身上的武器早已搜查清楚，怎么他还藏着这把匕首呢？难道他还真想“切腹”“效忠天皇”吗？

这一餐饭，经过双方推心置腹的交谈，吃得很痛快。一位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现在又是这样的娓娓健谈，他的话，果然打动了这个学生出身的日本上等兵佐藤。不久，佐藤便在新四军敌工部加入了“反战大同盟”，成了陶司令身边的一名日文翻译。后来每当新四军抓到日俘，他总是借用当年陶司令要他“站起来、向后转、向前看”这三句话对弟兄们进行教育争取。不到一年，新四军第三旅敌工部的反战大同盟战士，已超过了一班人。

（徐叔寅口述）

（题图、插图王申生）

直瞪眼睛，猜不出是怎么回事。

这时，陶勇笑呵呵的走来，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客客气气地说：“佐藤先生，这是我们新四军第一次请客，为了考虑到群众影响，所以只好委屈你，在船上设席了。”说话间，他见佐藤还有点犹豫不解，便把军帽一脱，亲切地说：“刚才叫你受惊了，不过，你我都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经常教育我们的战士，要爱惜每一粒子弹，应该颗颗都打在敌人身上，我刚才这一枪，也没浪费，它说明我们已把放下武器的你，看成是朋友了。”

老李一听，才恍然大悟，舒了一口气，在一旁也连连劝佐藤动筷子吃菜。这时，佐藤虽然举起了筷子，心里却还存着界限，他低声低气嘀咕说：“我……我是你们的敌人，我有



夏正社 搜集整理

黄陡坡①的地势高，寨子上常常盖了一层云彩，寨脚下则常常是一片雾濛濛的。住在坡上的人家，世世代代吃水十分困难，他们总是背兜里拴个瓦罐，跋涉到很远的山脚下去，才能舀到一点水，然后再一步步背回寨子。

传说明朝那年，有个人要爬上悬崖去找水，刚爬到一半，脚下一滑，落到岩沟底下摔死了；清朝年间，又有一个人要上去找水，也从崖顶上跌下来，命丢了。从此，再没有哪个敢上去找水了。人们传说，上头有个龙王，谁个胆大往上爬，碰到了龙须，龙王一发怒，就叫他遭殃！

甲戌年②腊月底，黄陡坡来了一股红军。他们一来，就打土豪，把多年来压在百姓头上的周二阎王铲除了，又打开仓门，分谷子给干人③成立年关委员会④。干人们都象上了天官，赴了蟠桃会一样的高兴。

为了让红军们能吃上水，寨子里不分男女老少，一个个都争先恐后地到山脚下去背水。

红军们看到干人们这样，互相递眼色，把干人腰里的背罐抢来，替他们下山去背水。

大陡坡弯弯拐拐，荒草齐腰深，红军们一串人，个个如猛虎下山一样，两脚象蹬风火轮，背了水，又弯腰爬上山，走得硬是快哩。

红军把水送到各家，干人又高兴又心痛。

有两个红军来到唐大爹家。这个唐大爹无儿无女，守着老伴一起过日子。他一见红军来了，就请他们进屋向火。两个红军问唐大爹：“跟前山顶上有没有水源？”唐大爹说：“有是有，就是过不去！”红军又细问：“怎么晓得高头有水呢？”唐大爹说：“过了三更天，要出个月亮，不刮风，鸟虫也不叫，把耳朵贴在地下，就